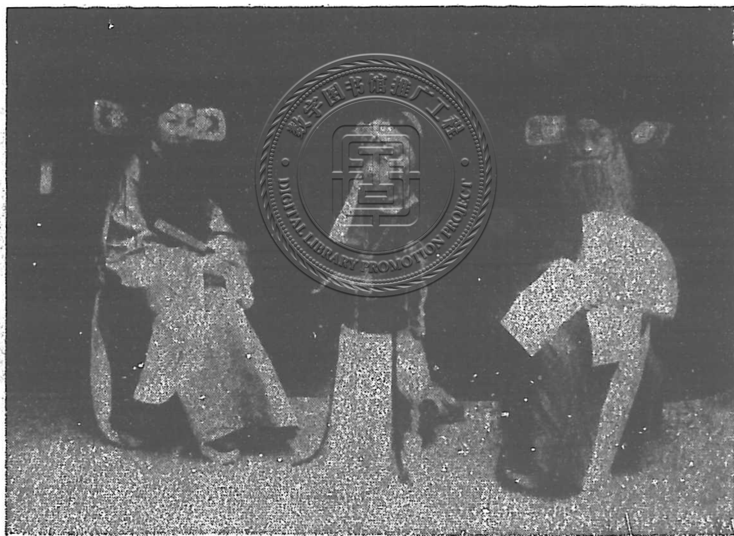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編

民樂小說戲曲讀本

玉堂春



世界書局印行

民衆小說戲曲讀本凡例

一、本讀本係由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編訂，作爲中國戲曲音樂院戲曲學校課本。茲爲供應一般社會民衆之需要，定名爲民衆小說戲曲讀本。

二、讀本之程序分下列五項：(一)故事；(二)劇詞；(三)考證；(四)注釋；(五)總評。

三、「故事」一項，係按照劇中情節，演爲小說體裁，文字簡明活潑，可以引起讀者對於劇詞的興趣。

四、「劇詞」一項，係將劇中原來詞句，或原來穿插，凡有不可解，不生動，或與現代思潮過於抵觸之處，一律加以修訂或改編而成。

五、「劇詞」之前，概將劇中人及當行脚色，依登場先後臚列。按戲本舊例，無二生二旦同場者，各傳奇皆然，舊鈔本皮黃亦如此；但今北平戲班，已無「外末」「小旦」……等名目，且有四生四旦同場之時，若用舊例，必致不敷分配，故今列脚色表，概依京班。

六、凡劇中情節，有涉及史事，及諸家小說傳奇者，皆加以簡明的「考證」。

七、凡劇中的人名，地名，或難解字句，皆加以簡明的「注釋」。

八、凡劇中遇有應讀方音之字，酌加國語注音字母；其習俗所用語辭，非文字所能表白者，則以國語注音字母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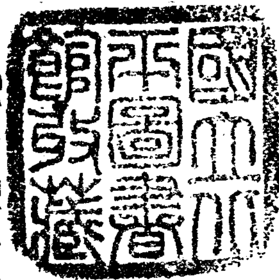
九、讀本之末，附有「總評」一項，係用新的眼光，將劇中所包含之意義，與藝術上的價值，加以評論。

十、本讀本草創伊始，凡有未盡善之處，容以後繼續努力，以求改進。

玉堂春（社會劇）

一　故事

王景隆是一個浪漫的貴族子弟，他在北京冶遊的時候，聽說麗春堂妓院裏，有個名叫蘇三的妓女，生得美秀無比，一時大爲心動，就帶了三百兩銀子的見面禮，走進院中，要和蘇三一見。蘇三自幼生長名門，七歲時，死了父親，她的母親因爲生計所迫，把她賣入了妓院。在院中住了九年，尚未接客。許多王孫公子，知道她的容貌，都備厚禮來見。但她的眼光很高，從未遇見一個中意的人物。這次和王景隆相見之下，覺得他少年英俊，風流倜儻，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40768

不覺有些愛慕。王景隆對於蘇三也萬分傾倒，只因初次見面，不好作進一步的請求，剛呷了一杯香茗，就悵然告辭了。次日一早，又來到院中，先和鴇兒商量，想給蘇三梳攏，並預備在院中久住；所有院中開銷，都由自己擔任。鴇兒看他能够花錢，又見蘇三對他很有情意，就一口應允了。王景隆派人抬了幾隻大箱子進來，裏面裝滿了雪花銀錠。鴇兒先向他要了十幾兩銀子，吩咐打雜的準備酒菜，教蘇三出來和他對飲，剩下的酒肴就賞給大家，一時合院中都飲個爛醉。

這天晚上，王景隆就宿在院中。臨上牀的時節，蘇三含淚言道：「妾今宵首次陪侍郎君，此身算是郎君所有，今後再不

侍奉他人。倘郎君不以猥賤見棄，亦願以眞心示我！」王景隆見她說得懇切，心中萬般憐惜，就指着燈燭發誓，以後有了機會，定然接她回家，做一對長久的夫妻。於是兩人解衣就寢，種種恩愛，自不必說。次日早起，鴇兒又來要錢，給他兩人備酒。以後鴇兒有了需用，就向王景隆要錢，大銀錠一拿數錠，從未計過分量。每日呼湯喚酒，添肴買菜，好不熱鬧。王景隆爲了使蘇三快樂，給她買了不少的珠飾，又買了一些翡翠紫玉玩器，擺在她的房內，作爲點綴，後來覺得院中房屋低小，索性拿出幾千兩銀子，糾工點匠，蓋了兩間樓房，又開闢了一座花園，亭池花木，樣樣俱全。高

與時，就在亭中擺宴，和蘇三兩人暢飲。種種賞心樂事，一時也說不盡。光陰迅速，屈指王景隆入院以來，不覺已是大半年了。鴇兒種種的需索，以及自己的盡興揮霍，看看幾箱白花銀已經空虛，不能不從事儉省。鴇兒知道他手中漸乏，招待上面，也就怠慢起來。有時錢數不能滿足，不免閒言閒語。惟有蘇三對於他，純係一點眞情。每見鴇兒前來需索，王景隆無法應付時，就自己拿出錢來，說是王景隆的，交與她手。不久到了臘月，鴇兒借口年關已到，各處欠賬均須清付，要向王景隆索一千兩的巨款。王景隆被逼不過，只得冒了寒冷，走遍親友家中借貸。誰知世情淡薄，跑了一天，

還沒湊足五十兩銀子。回到院中，被鴇兒大罵一頓。次日午飯時分，就糾合了許多烏龜王八，把他身上一件狐裘剝了下來，立時趕出了妓院。王景隆自出院以來，無處安身，白天就在大街討飯，夜晚就跑到城外關王廟裏歇宿，每想起蘇三的恩情，以及鴇兒的狠毒，只有在深夜裏獨自流淚。蘇三那一方面也是這樣。自從王景隆走了以後，她每天和鴇兒嘔氣。鴇兒教她接客，她就睡在樓上裝病，怎樣也不肯答應。有一個賣花的小子，叫做金哥，每天都拿了一籃鮮花，在院中來賣，蘇三暗中使了幾個錢，托他打聽王景隆的消息。金哥就把王景隆流落的情形報告一番。蘇三異常難過，又教金

哥通知王景隆，明日在廟中等候，預備和他偸會一面。次日早晨，就把自己的私蓄，用手帕包了，對捣兒說，要往關王廟許願，雇了車，來到廟首。但見頽垣破瓦，久不修葺，乃是一座破廟。進了廟門，四下觀望，見王景隆衣衫襤褸，獨自在蒲團上，瞑目而坐。蘇三咳嗽了一聲，王景隆張眼一見，如獲至寶，連忙上前握了她的手。蘇三也不顧他身上的骯髒，雙手把他摟抱，兩人對哭起來。一會兒，蘇三把手帕打開，將銀子遞與他手，道：「郎君快將此銀拿去，作爲盤費，回家以後，努力攻書，倘明年春闈得中，再作久聚之圖。」王景隆拜謝收過。二人就在神案底下，暢敍相思之苦。艮

久，蘇三恐鴇兒見疑，只得站起身來回去。臨去之時，又將前話叮囑了一番。王景隆送她出了廟門，自己也買了幾件衣服，稍爲打扮了一下，又僱了一個脚程，準備向南京進發。也是他的命途多舛，走到落鳳坡地方，偏生遇了一夥強人，把他的銀子完全搶去，只留下他一條性命，復從原道上逃了回來。回來以後，依然沒有辦法，只好在吏部衙門裏報了名，當了一名更夫，日間仍舊在大街討飯，到了晚上，就在吏部堂上去巡更守夜。有一天夜裏，他打聽得鴇兒上別處去了，就私自拖了更筒，闖入麗春堂院中，直登蘇三樓上。蘇三睡夢方酣，忽聽耳旁有人叫喚，便睜開眼睛，見是王景隆站

在面前，不覺大吃一驚！問明情由，才知他路遇強人，以及在吏部堂巡更的一節。於是跑到鴇兒的房中，偷偷地把箱子打開，取了幾十顆大銀錠，約莫有三百餘兩，用包袱包了，交與他道：「你還是拿了回去，作速準備應試要緊！」王景隆拉了她的手，只管戀戀不捨。還是蘇三催促他道：「我們所圖的在永久，不在暫時，趁院中無人之時，快些逃去了吧！」王景隆無法，只得捧了包袱，偷偷地出了院門，幸喜無人看見。自此以後，他便回到南京，果然一試而中了。蘇三自他去後，一夜不會睡熟。次日鴇兒見箱中銀子少了，以為是盜賊偷去，接連罵了幾天。好容易把這件事忘記了，

却又逼着蘇三接客。蘇三一心要守着王景隆功成名就，早點前來接她團聚，所以鴇兒一提起接客，她就假裝着有病，終日不肯起床。有一天，山西洪洞縣有一個富商，姓沈，名延齡，聽說蘇三貌美，特地前來求見。鴇兒勸蘇三下樓見他，蘇三執意不允。沈延齡在樓下罵道：「什麼臭娼妓！無非圖的是錢！姓王的那小子有錢，難道我姓沈的就沒有錢嗎？」蘇三見他辱罵不堪，也從樓上露出面來，和他大聲爭執了幾句。沈延齡氣得滿臉通紅，却被鴇兒勸住。又見蘇三長的實在標緻，就和鴇兒商議，若得蘇三爲妾，情願代出身價。於是過了幾天，鴇兒想出一條計策，詭稱王景隆中了進

士，不久就要接蘇三去團聚了。蘇三信以爲眞，就要帶了香火，到離城數十里的天齊廟裏去進香，鴇兒心中大喜，忙替她僱了一匹牲口，又派了幾人護送，敎沈延齡暗中跟隨着，就說到天齊廟去，却往洪洞縣進發，等到蘇三覺察了時，早已入了山西境界了。蘇三歎息了幾聲，只有怨自己命苦。到了洪洞縣，被沈延齡接到家中。不想沈延齡的妻子皮氏，見丈夫出外貿易，經年不返，因和鄰室一個姓趙的私通。現在丈夫帶了蘇三回來，她心中很是妒嫉，又恐日後丈夫出外，蘇三在家礙眼，就在匆匆中下了毒藥，遞與了蘇三，不料沈延齡接了過去，吃了數口，就七孔流血而死了。皮氏將

計就計，把蘇三一把拉到縣衙裏面，說她謀死親夫，要求知縣作主。那知縣姓王，因見蘇三性情柔弱，不似殺人的凶犯，審問之間，未免迴護於她。皮氏有些心虛，忙和姓趙的商量。那姓趙的是個監生，平日常在縣衙中走動，於是拿了一千兩銀子，親自去見王知縣，行了賄賂。到了次日升堂，用嚴刑拷打蘇三，蘇三受刑不過，只有胡亂招認了。王知縣命她當堂畫了口供，將她定了死罪。不久刑卷到了省城。也是蘇三劫運已滿？這時王景隆眞的中了進士，並受任爲山西巡按御史，恰巧到了太原下馬。因見刑卷上有謀死親夫一案，特將女犯提到省城，會同布政按察二使，親自審問。第一

次升堂。見犯人不是別人，正是他朝夕在念的蘇三，於是乍見之下，驚疑交集，不覺昏迷過去。布按二使很是奇怪，心中還道他有病，只好吩咐罷審。到了第二次升堂，王景隆因爲懷着滿腹疑團，很想馬上問個明白，所以研訊之間，就特別詳細。蘇三窺見王景隆的面貌，心中亦頗懷疑，只是不敢冒認。僅把受騙賣與沈延齡，皮氏如何陷害，以及洪洞縣知縣受賄定案的經過，原原本本的招了一遍。王景隆聽了，心中非常難過，就如刀割了一般。這天晚上，他便換了一身便服，扮着探監人的模樣，跑到監牢門首，使了幾兩銀子，要求管牢的放他進去，和蘇三一見。管牢的允許了他，見了

蘇三以後，兩人抱頭痛哭。王景隆就把得中進士以及受任爲巡按的情形，告訴了她；教她放寬了心，靜候他替她翻案，不久便能團聚了。兩人正在難捨難分的時候，忽然管牢的闖了進來，氣喘喘的說道：「按察老爺親自來察監了，快些出去躲避吧！」王景隆大驚，忙用帽子遮去半個臉，並在臉上塗了一些黑色，匆匆出了監門。不想被按察使窺破。那按察使姓劉，名秉義，爲官頗正直，見王景隆夜間私入女監，心中大爲不悅，就要上本參奏。王景隆無法，只好央求布政使從中緩頰，並極力說明蘇三冤枉。按察准了他的人情。遂將皮氏帶上堂來，嚴加審問，皮氏受刑不過，只得把陷害

的情形，詳細招了出來。於是當堂開活了蘇三的死罪，皮氏和趙監生一同正法。王景隆因洪洞縣知縣受賄定案，不法已極，遂參了一本，將他免職。又串出了一個鄉人，僞稱蘇三的哥哥，將蘇三領了回籍，却安置在別墅中，兩人從此歡聚，無異結髮的夫妻。一段情緣，就此圓滿的結束。

二　劇詞

劇中人：

王景隆　〔小生〕

門子　〔雜旦〕

布政使門子　〔雜旦〕

按察使門子（雜旦）
潘必正（老生）
劉秉義（老生）
四文堂
刀斧手
崇公道（淨）
玉堂春（旦）
中軍（老旦）
童兒（丑）
醫生（丑）

王景隆（上引）問俗巡風，會到洪洞。（註一）情人音信杳，何日得相逢？（白）（門子暗上）任憑皇親國戚，不論將相公卿，王子犯

法比庶民，俱要按律而行！本院王景隆，二甲進士出身，（註二）官授山西巡按御史。（註三）前者路過平陽府，（註四）見洪洞縣內有謀死親夫一案，情有可疑；因此將她提省，親自審問，等待布按（註五）二位大人到來，再作道理。來！

門　子　（白）有。

王景隆　（白）伺候了！

布按門子　（上白）門上有人麽？

門　子　（白）甚麽人？

布按門子　（同白）布按二位大人求見。

門　子　（白）候着！啓禀大人：布按二位大人

求見。

王景隆　（白）有請！

門　子　（白）有請！

布按門子　（同白）有請二位大人！

（潘必正、劉秉義同上，王景隆迎進，同坐介）

王景隆　（白）二位大人駕到，小弟有失遠迎，面求恕罪！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豈敢！

王景隆　（白）小弟初到省城，諸多未諳，還求二位大人指教！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大人忒謙了！

王景隆　（白）本省民情如何？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民情甚好。大人今日升堂，先審

王景隆　那一案？

（白）前在洪洞縣下馬之，（註六）查有謀死親夫一案；恐其連累好人在內，因此提案到省，今日先審此一案。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大人升堂，下官告退。

王景隆　（白）請便。

（潘必正、劉秉義同下）

王景隆　（白）來！

門　子　（白）有。

王景隆　（白）吩咐升堂！（下）

門　子　（白）升堂！

（吹打、四文堂、刀斧手、布門子、按門子、潘必正、劉秉義、王景隆同上）（崇公道暗上）

王景隆 （白）傳洪洞縣長解！（門子傳介）
崇公道 （上白）長解告進，叩見大人！
王景隆 （白）聽點！
門　子 （白）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有。
門　子 （白）護解一名崇公道！
崇公道 （白）有。
王景隆 （白）嗄！怎麼長解是你，護解也是你？一人充當二差，分明是一刁棍！
門　子 （白）請劉大人用刑！
劉秉義 （白）扯下去打！
崇公道 （白）且慢！小人有話，未曾回明。
劉秉義 （白）有話朝上回！

崇公道　（白）小人好比大人跨下之馬，揚鞭就走，勒繮即住。公文之上有小人的名字，方敢應聲；公文之上，無有小人的名字，小人不敢應聲。望大人諒情！

潘必正　（白）長解回明，其刑可免？

王景隆　（白）免。帶犯婦！

崇公道　（白）是。蘇三上堂哇！

玉堂春　（內白）苦吓！（上唱西皮搖板）來在都察院，（註七）舉目往上觀：兩旁的刀斧手，赫得我膽戰心又寒！蘇三此去，好有一比——

崇公道　（白）比作何來？

玉堂春　（接唱搖板）好比那魚兒落網，有去無還！

崇公道　（轉哭頭）啊啊啊！崇爹爹呀！

崇公道　（白）犯婦告進。

（玉堂春進內跪介）

王景隆　（白）犯婦叩見。

崇公道　（白）擡起面來！

玉堂春　（白）謝大人！

（玉堂春，王景隆對望介）

王景隆　（白）哎呀！（唱西皮搖板）景隆舉目來觀定：不是寃家是何人？一霎時，不由人，精神眩暈！（昏介）

劉秉義　（白）帶下去！

（四文堂、刀斧手、布門子、按門子、崇公道、玉堂

春同下）

劉秉義　（白）這是甚麼緣故？（潘必正、劉秉義同下）

（中軍上，門子持令箭交中軍介，中軍上馬下，又上叫門介，童兒上，中軍附耳介，中軍下，童兒請醫生上。上馬介，下，童兒隨下，又上，醫生更衣介。報門進介，叩頭看脈介，與童兒索藥與門子介，童兒上馬介，下，醫生追下，門子進藥介，王景隆服藥介）

門　子　（白）大人醒來！

王景隆　（唱慢板）三魂渺渺又轉生！猛然間睜開了昏花眼：：（內喊堂介）法堂上不見了玉堂春！（白）來！

門　子　（白）有。

王景隆　（白）吩咐二次升堂！（下）

門子（白）升堂！

（四文堂、刀斧手、門子、布門子、按門子、潘必正、劉秉義、王景隆同上）

潘必正 劉秉義（同白）大人貴恙，還是新得，還是舊病新發？

王景隆（白）乃是舊病復發。

潘必正 劉秉義（同白）倒把我二人吃了一驚。

王景隆（白）有勞二位大人掛懷！

潘必正 劉秉義（白）大人既是舊病復發，此案不審也罷！

王景隆（白）此乃朝廷大典，焉有不審之理？

潘必正 劉秉義（同白）大人眞乃愛民如子！

王景隆（白）二位大人褒獎了。來！帶犯婦！

門　子（白）帶犯婦！
（玉堂春、崇公道同上）
玉堂春（跪介白）參見大人。
王景隆（白）那一犯婦，你可有訴狀？
玉堂春（白）有訴狀。
王景隆（白）呈上來！
玉堂春（白）這……無。
王景隆（白）嗄！本院問你可有訴狀，你說道有；叫你呈，又說無，分明是個刁婦！
門　子（白）請劉大人用刑！
潘必正（白）扯下去打！
玉堂春（白）哎呀！大人哪！犯婦有話，未曾

玉堂春
潘必正
劉秉義

回明。

(同白)有話朝上回！

(白)啓禀都天大人，與布按二位大人：犯婦之罪，並非是犯婦所爲；乃皮氏大娘用銀錢將犯婦買成一行死罪。起解臨行之時，監中有人不服，替犯婦寫下伸寃訴狀；又恐皮氏搜去，因此藏在行枷(註八)之內。望大人開一線之恩，當堂劈軸開枷，取出寃狀，哎呀！大人哪！犯婦縱死黃泉，哎呀！也得瞑目哇！(哭介)

(同白)犯婦回明，其刑可免？

(白)免。來！

王景隆
潘必正
劉秉義

門　子　（白）有。

王景隆　（白）當堂劈軸開枷！

（崇公道開枷介）

王景隆　（白）三日後再領回文！（崇公道下）那一犯婦，照你訴狀上面情由，一一講來，本院開脫你的死罪。

玉堂春　（白）大人容禀：（唱西皮導板）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

王景隆　（白）住了！訴狀上面寫的是蘇三，爲何口稱玉堂春？分明是一刁婦！

門　子　（白）請劉大人用刑！

劉秉義　（白）看拶！

玉堂春　（唱回龍腔）啊！大人哪！

劉秉義　（白）兩廂退下。

（四文堂、刀斧手、門子、布門子、按門子同下）

王景隆　（白）面朝外跪！

玉堂春　（朝外跪介）（唱西皮慢板）玉堂春本是公子他取的名。

劉秉義　（白）我且問你，鴇兒（註九）買你之時，你是多大的年紀呀？

潘必正　（白）著哇！鴇兒買你之時，你是多大年紀？

玉堂春　（接唱西皮慢板）鴇兒買我七歲整。

潘必正　（白）你在院中住了幾載？

劉秉義　（白）是呀；你在院中住了幾載？

玉堂春　（接唱西皮慢板）在院中居住整九春。

劉秉義　（白）一十六歲，你也長成人了。我且問你，初次開懷的是那一個呢？

潘必正　（白）是呀；初次開懷的是那一個呢？

玉堂春　（唱）十六歲開懷是那王——

潘必正
劉秉義　（白）王什麽？

玉堂春　（唱）啊啊啊！……

潘必正
劉秉義　（白）王什麽哇？

玉堂春　（唱）王公子呀！

劉秉義　（白）我且問你，那王三公子他是甚等樣人？

潘必正　（白）是呀；他是甚等樣人？

玉堂春　（接唱西皮慢板）他本是吏部（注十）堂上三舍人。（注十一）

王景隆 (白)住了！本院問你謀死親夫一案，那個問你院中苟且之事？
劉秉義 (白)大人！謀死親夫之事也要問。
王景隆 (白)如此說來麽，是問得的？
潘必正 (白)院中苟且之事也要審。
王景隆 (白)審得的？
劉秉義 (白)有道是：樹從根上起；
潘必正 (白)水從源處流。
王景隆 (白)如此審哪！
劉秉義 (白)審哪！
王景隆 (白)問哪！
潘必正 (白)問哪！
劉秉義 (白)吓——

王景隆　（白）吓——

潘必正　（白）吓——

王景隆　（白）吓哈哈哈！……

潘必正
劉秉義
王景隆　（同白）講！

玉堂春　（唱）初見面紋銀三百兩，吃一杯香茶就動身。

潘必正　（白）二位大人！那王三公子初次見面，就用了三百兩銀子，吃了一杯香茶就走，可算得慷慨！

王景隆　（白）大人！嗄！可以算得大方！

劉秉義　（白）二位大人！說甚麽慷慨大方？分明是他王氏門中不幸，出了這樣敗家之子！

王景隆 （冷笑介）吓嘿嘿嘿！（劉秉義、潘必正同笑介）
玉堂春 （唱）公子二次進了院，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帶來了多少銀子？
玉堂春 （唱）帶來三萬六千銀。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在你院中住了幾載？
玉堂春 （唱）在院中未到一年整，三萬六千銀
一概化了灰塵！
劉秉義 （白）住了！那王三公子在你院中未住
一年，將三萬六千兩銀子俱已花盡，
難道你院中吃銀子穿銀子不成？
玉堂春 （白）犯婦有支銷。
王景隆 （白）是吓！犯婦有支銷吓！
劉秉義 （白）大人！你怎麽曉得他有支銷？

王景隆（白）嗄！這訴狀上面寫的有支鎖吓！

劉秉義（白）審他的支鎖。

潘必正（白）審他的支鎖。

王景隆（白）問他的支鎖。……

潘必正（白）問他的支鎖。

王景隆（白）審哪！

劉秉義（白）如此審哪！

王景隆（白）問哪！

劉秉義（白）問哪！

王景隆（白）吓——

潘必正（白）吓——

王景隆（白）吓——

劉秉義（白）吓嘻嘻嘻！……

劉秉義　（白）講！

玉堂春　（唱）先買金杯和玉盞；又買翠盤與翠瓶；南北二樓公子造；

劉秉義　（白）用不了許多。

玉堂春　（唱）又造了一座百花廳。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王三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許多銀錢，王八搗兒待他如何？

玉堂春　（唱）王八搗兒心太狠，數九寒天將公子趕出院門！

王景隆　（白）住了！想那王三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許多銀錢，爲何數九寒天，將他趕出院去？

玉堂春　（白）此事並非犯婦所做；

王景隆（白）那個所做？
玉堂春（白）乃王八搗兒之過！
王景隆（白）咦！好一個狠心腸的王八！
劉秉義（白）鐵心腸的搗兒！
潘必正（白）偏偏遇見著這樣倒霉的嫖客！
潘必正 劉秉義（同笑介）吓！哈哈哈！
王景隆（笑介）吓！哽哽哽！
潘必正 劉秉義（同白）講！
玉堂春（唱）公子一怒離了院，關王廟（註十二）內去把身存。
潘必正 劉秉義（同白）你是怎麽知道？
玉堂春（唱）那日金哥來報信，手帕包銀探望情人。

潘必正　（白）二位大人！你看玉堂春雖是娼門之女，聞得王三公子流落在關王廟內，還親自前去，探望於他，可算得是有義氣的！

王景隆　（白）有義氣！

劉秉義　（白）說甚麽義氣！分明是他二人孽緣未滿！

劉秉義
潘必正
王景隆　（同笑介）講！

玉堂春　（唱）不顧腌臢懷中抱，在神案底下敘一敘舊情。

潘必正　（白）二位大人！你看玉堂春不顧腌臢，將王三公子摟抱在懷，在神案底下敘敘舊情，我將他二人好有一比——

王景隆（白）比作何來？

潘必正（白）好比黃檗樹下撫瑤琴：

王景隆（白）此話怎講？

潘必正（白）苦中作樂呀！

劉秉義（白）二位大人！我也好有一比——

王景隆（白）比作何來？

劉秉義（白）望鄉臺上摘牡丹：

王景隆（白）此話怎講吓？

劉秉義（白）至死還在那裏貪花呢！

潘必正
劉秉義（同笑介）

（王景隆冷笑介）

潘必正
劉秉義（同白）講！

玉堂春（唱）打發公子南京（註十三）去，在落鳳坡

潘必正 (註十四)前遇強人！

(白)二位大人！你看王三公子回轉南京，在落鳳坡前又遇着強人，可算是眞正的命苦！

王景隆 (白)眞正的命薄！

劉秉義 (白)說甚麽命苦命薄；分明是他們作嫖客的下場頭哇！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笑介)

(王景隆冷笑介)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講！

玉堂春 (唱)公子沿街把飯討；

潘必正 (白)二位大人！王三公子落在乞討之中，我倒想起一輩古人來了。

王景隆　劉秉義　（同白）那輩古人？

潘必正　（白）昔日鄭儋之子鄭元和（註十五）曾在長街討飯，後來時來運轉，得中狀元，這王三公子可以比得此人了。

王景隆　（白）哽！可以比得！

劉秉義　（白）二位大人！想那鄭元和乃是前輩的老先生，那王三公子他是甚等樣人，焉能比得？

王景隆　（白）哎！比得！

劉秉義　（白）比不得！

王景隆　（白）比得！比得！

劉秉義　（白）比不得！

潘必正　（白）大人！王大人說比得，就比得。

劉秉義（白）哦！大人說比得，就比得？好！如此比得！比得！

王景隆（白）嘿！

潘必正
劉秉義（同笑介）

潘必正
劉秉義（同白）講！

（王景隆冷笑介）

玉堂春（唱）到晚來在那吏部堂上去巡更！

潘必正（白）二位大人！這王三公子白日在長街乞討，夜間在吏部堂上巡更，也實在的可慘！

王景隆（白）眞正的可憐！

劉秉義（白）那王三公子不是在吏部堂上巡更；

潘必正　（白）是作甚麽？

劉秉義　（白）他替他上輩先人在那裏打臉現世！

王景隆　（白）吓？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笑介）

（王景隆冷笑介）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講！

玉堂春　（唱）公子三次進了院，拐帶銀兩轉回南京。

王景隆　（白）住了！想那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許多銀錢，爲何落了個「拐帶」二字？

玉堂春　（白）並非是公子拐帶，乃是犯婦所

贈。

王景隆　(白)贈他多少？

玉堂春　(白)黑夜之間，又無天平戥秤，用手一約，不過三百餘兩。

王景隆　(白)哎呀！且住！那日回到旅店之中，用天平一對，果然是三百餘兩。哎呀！玉堂春我的妻……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大人！王法森嚴！

王景隆　(白)哎呀！我的舊病又發了！一位大人代審了吧！

潘必正　(白)蘇三！你將訴狀上面情由，接續訴來，大人還要開脫你的死罪。

玉堂春　(白)大人哪！(哭介)(唱二六板)自從公子回

原郡，奴在北樓裝病形；公子他若不娶聘，玉堂春至死不嫁人！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既是至死不嫁，爲何又嫁那沈延齡呢？講！

玉堂春 （唱流水板）那一日梳妝來照鏡，樓下來了沈延齡；他在樓下誇豪富，比那公子勝十分！奴在北樓高聲罵，只罵得延齡臉含嗔；羞愧難當出院去，主僕二人又把巧計生。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他主僕二人生出甚麼巧計來？

玉堂春 （唱）作媒的銀子三百兩；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那王八鴇兒呢？

玉堂春 （唱）那王八鴇兒一斗金。

劉秉義、潘必正（同白）你可曾隨他前去？

玉堂春（唱）鴇兒貪財將我賣，將我賣與沈延齡；假說公子得中了，他得中黃榜第一名。奴爲他天齊廟（註十六）內把香進，誰知一馬就到了洪洞?!

劉秉義（白）在洪洞住了幾載？

玉堂春（唱）在洪洞住了一年整，皮氏賤人起毒心，一碗藥麪付奴手，奴回手遞與沈官人；官人不解其中意，他吃了一口哼一聲，昏昏沉沉倒在地，七孔流血他就喪殘生！

劉秉義（白）那皮氏焉肯與你甘休？

玉堂春（唱）皮氏一見衝衝怒，他道奴謀害我

郎君：；高叫鄉約和地保，拉拉扯扯就到了公庭！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頭堂官司怎樣審法？

玉堂春　（唱）頭堂官司審得好；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二堂官司呢？

玉堂春　（唱）變了心！

潘必正 劉秉義　（白）怎樣變了心？

玉堂春　（唱）洪洞縣受贓一千兩；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闔衙呢？

玉堂春　（唱）闔衙分散八百銀。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可會用刑？

玉堂春　（唱）上堂來先打四十板；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你不該招認！

玉堂春（唱）無情的拶子我難受刑！

劉秉義 潘必正（同白）打死你也不該招認！

玉堂春（唱）犯婦本當不招認，皮鞭打斷了無數根！

劉秉義 潘必正（同白）你在監中住了幾載？

玉堂春（唱）在監中住了一年整。

劉秉義 潘必正（同白）可有人前來探望於你？

玉堂春（唱）並無一人探望奴的身！

劉秉義 潘必正（同白）那王八𪂹兒呢？

玉堂春（唱）不來看。

劉秉義 潘必正（同白）那知心的人呢？

玉堂春（唱）犯婦那有知心人？！

劉秉義 潘必正（同白）那|王|公子可會探望於你？

玉堂春 （唱）他一家大小多和順，奴與他露水夫妻有甚麽情？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眼前若有公子，你可認識於他？

玉堂春 （唱）漫說不認得王公子，換骨脫胎我也認得清！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如今那王公子頂冠束帶，不來認你，也是枉然！

玉堂春 （白）大人哪！（唱）眼前若有公子在，縱死黃泉也甘心！

劉秉義 （白）大人！你我審來審去，把王大人也審在其中了。你我暫且告退，看他怎樣落案？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白）大人！下官告退！

王景隆　（白）請便。

潘必正
劉秉義　（同笑介）哈哈哈！請！（同下）

（四文堂門子暗上）

王景隆　（白）蘇三吓！蘇三！（唱）蘇三稟告太許盡，當堂令我難爲情！本當下位來相認……（套喝介）王法森嚴不徇情！左難右難難壞了我！（白）有了：（唱）此案交與劉大人。（白）來！

門　子　（白）有。

王景隆　（白）拿我名帖，請劉大人過衙一敘。

（門子應下）蘇三！本院開脫你的死罪就是。你出院去吧！

玉堂春　（白）謝大人！（起介、撫膝介）（唱二六板）這

場官司未動刑，玉堂春這裏就放了寬心！下得堂來回頭看：（白）呀！（唱快板）上面好似三舍人！是公子就該將奴來認……（套唱介）王法條條不容情！上前去說幾句知心話，看他知情不知情？

王景隆　玉堂春好比花中蕊；（白）住了！你自比花中之蕊，那王公子比作何來？

玉堂春　（白）大人哪！（唱）王公子好比採花蜂。想當初花開多茂盛，他好比，那蜜蜂兒，飛來飛去採花心！如今不見公子面，我那三郎呀！（哭介）（唱）花謝時怎不見那蜜蜂兒形?!

王景隆　（白）不必多言，出院去吧！

玉堂春　（白）是。（唱）悲悲切切出察院，看他把我怎樣施行？（下）

劉秉義　（上白）參見大人！傳卑職過衙有何指教？

王景隆　（白）將蘇三一案，交與大人台前審問，須要詠情一一！

劉秉義　（白）少不得要按律而斷。

王景隆　（白）這個？但憑於你！掩門！（下）

（四青袍上）

劉秉義　（白）且住！方才言道，須要詠情一一；分明此案有你在內！王景隆呀！王景隆！此事無你在內便罷；倘若有

你在內，管叫你這頂烏紗，斷送我劉秉義之手！左右！（四青袍廳介）打道回衙！（同下）

三　考證

玉堂春和王三公子的一段故事，見於情史。但是王三公子的名字，叫做舜卿，不叫景隆，這是和通行劇本不同的一點。

最初採取情史的記載，把這段故事演成劇本的，要算破鏡圓傳奇了。可惜作者的姓氏，無從查考；全本也很難得。陳墨香先生曾經看見過這本傳奇裏的大審一齣，結構章法，和現在通行的皮黃劇本——玉堂春——大致相同。尤

其是劇中人的對口道白，兩本幾乎一樣。可見皮黃本的玉堂春，是從崑腔本的破鏡圓傳奇，脫化出來，毫無疑義的。

這段故事，雖然不見經傳；但是相傳山西洪洞縣到如今還存有此案的卷宗和口供，這是確實的證據。要是能有人加以整理，把牠全部發表，和劇本對照參考，倒是一件很有趣味的公案。

四　註釋

(一)洪洞，縣名。在山西省。

(二)明清兩代，都行科舉的制度。各省舉人，上京會試。會試中了，稱貢士；再赴殿試。

殿試名列一甲的，規定三人，賜進士及第；二甲的，賜進士出身；三甲的，賜同進士出身。

（三）巡按御史，官名。明制，每省派御史巡察。稱巡按御史。三年一換。清代廢止。

（四）平陽府，在山西省，即今臨汾縣。

（五）布政使，按察使，官名。明太祖分全國爲十三布政司，每司置布政使一人，管理全省的民政和財政。又置按察使一人，管理全省的司法。

（六）下馬，古來官吏初到任日下車。劇本中恐觀衆不明瞭，所以改做下馬。

（七）都察院，官署名。漢以來有御史臺，明改

爲都察院。派都御史爲長官。專管糾察彈劾的事。

（八）枷，獄具，項械也。舊制以乾木爲之，輕重因犯罪大小而不等。

（九）鴇，鳥名。性最淫。所以俗稱娼妓的假母曰「鴇兒」。

（十）吏部，官署名。專管中外文職升降的事。

（十一）舍人，官名。宋元時，稱貴官的子弟，也叫做「舍人」；或稱「小舍」。

（十二）關王廟，是供關公——名羽——的廟。宋封關羽爲義勇武安王，故稱「關王」。

（十三）南京，地名。在江蘇省。明代初都南京；永樂年間，遷都北京。

（十四）落鳳坡，地名。不可考。

（十五）鄭元和，人名。鄭儋子。他和妓女李亞仙的戀愛史，詳載唐人做的李娃傳裏。不過到了元人曲江池和明人繡襦記裏，纔有元和的名字。

（十六）天齊廟，就是東嶽廟，供東嶽大帝的地方。舊唐書：「明皇封禪泰山，加號天齊」故稱東嶽曰天齊。

五　總評

玉堂春是一篇極有價值的作品。它把王景隆和蘇三兩人的愛情，寫得異常深刻！王景隆是一個浪漫的貴族子弟，當初和蘇三結識，是靠

着金錢作媒介，原不足爲奇的。後來王景隆窮了，窮到打更討飯，蘇三還是一再接濟他，爲他不肯接客，在這個場合，我們敢大膽地說一句：「愛情是純潔的！不因貧富而改易的！」

更後來，王景隆做了巡按，蘇三却由妓女變作別人的侍妾，又被人陷害，成了殺人的重犯。這時若比起兩人的身分，眞是一個天堂，一個地獄了！但王景隆居然不怕羞辱，不避嫌疑，當堂替她辯護，並作久聚之圖！在這個場合，我們更敢大膽地說一句：「愛情是絕對的！超越階級和利害觀念的！」

就藝術方面講，玉堂春是旦脚的重頭戲，並且近乎歌劇的性質。全戲除了二黃而外，舉凡

西皮中的腔調，如倒板，慢板，原板，二六，快板，回龍腔，散板，甚至於南梆子的腔調，無不應有盡有。用各種優美的腔調，歌唱出一件悽豔動人的故事，最易博得人們歡迎的！這正是玉堂春成功的最大原因了。

又本戲通行本上，關于王景隆，潘必正，劉秉義三人的話白，均有錯誤之處；此編根據程硯秋氏藏本，一一加以改正，附帶聲明。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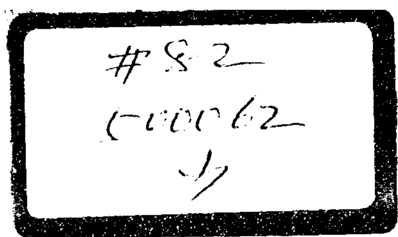
民衆小說
戲曲讀本

玉堂春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一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者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
編輯者　世界編譯館北平分館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玉堂春

國幣一角